

A14

CBA 今晚开赛

看点不少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41 期 | 2015 年 10 月 31 日 / 星期六 责任编辑 / 张坚明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第 17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报道

与世界魔术顶尖水平相距甚远

中国的大卫·科波菲尔在哪儿

艺术节 · 热话题

魔法、幽默、惊奇，还有惊险刺激——昨晚的商城剧院，宾朋满座，第九届上海魔术节在此盛大揭幕，来自世界各地的魔术家为申城观众带来了一台酣畅淋漓的魔术表演。开幕仪式之前，大赛评委会成员齐聚一堂，接受了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长董云虎颁发的大红聘书。他们为上海魔术节叫好，也为中国魔术加油，但这些魔术大家也委婉地承认，中国作为世界魔术发源地之一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拥有我们自己的大卫·科波菲尔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

经济是关键

“上届世界魔术大会，韩国得了总冠军和三个金奖，32 个奖杯里韩国拿去了 11 个，应该说是非常厉害的。说到底，是因为韩国、日本，包括中国台湾，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，有很多高智商的年轻人不受生活所迫，可以来‘玩’魔术，这样才能真的玩出成绩来。”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、魔术艺术委员会主任戴武琦这样分析。“穷练杂技富练魔术，中国的杂技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，金小丑奖也拿了好几回。但魔术‘文革’后断档了很多年，很多年里只是杂技演出的一个小环节，要一下子赶上世界顶尖水平，并不容易。”

全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也支持这样的观点，他说，“表演一个



■ 各国魔术师在昨晚的开幕式上大显身手

魔术也就几分钟时间，但背后可能是几千次的失败，几百个废弃的道具。魔术的研发、制作都很花钱。大卫·科波菲尔的一个道具可能要耗资数百万美元、上千万元，甚至几千万美元。魔术师个人，甚至是国有团体都是拿不出这个钱的，要靠引入民营资本。”

市场待培养

边发吉诚恳地说，这些年，中国富了，但

中国人对魔术的认知和热情，或者说依赖还很有限。大多时候，它只是作为助兴节目出现在婚礼或企业年会上。它更像是一种杂耍，而不是可以卖高票价的商业演出，“中国的魔术师，在目前的状态下，大多数还是为了生存。我的徒弟们，好的时候一场演出五万元，但也有差的时候，50 元一场也去，整个行业缺乏规范，也不够健全。”外国成熟的市场让中国魔术师们羡慕，平均 100 美元一张票，兰斯·伯

顿在拉斯维加斯天天演，一口气演了 28 年，科波菲尔在美国每天爆满，但来中国，第一次每个演出商都赚钱，第二次北京就亏了，广州刚刚打平，第三次就不敢来了，市场是非常残酷的。“其实国外的近景魔术也是不断在饭店、在酒吧赚钱表演练出来的。我们整体的商演环境还不够成熟，不要拔苗助长。”

人才培养难

除了羡慕韩国的经纪人制度，中国魔术人也非常羡慕韩国魔术师的培养环境，“他们的教育也非常健全，有两所魔术学院，有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，有一些大二大三的魔术专业的学生已经在世界大赛上拿了金奖，这是我们目前不敢想象的。”

戴武琦告诉记者，自己 1993 年第一次去美国参加世界魔术大会时，被魔术教学的讲座震惊了，“那人就穿一件透明风衣来，教大家如何藏鸽子，变鸽子。这以前哪敢想啊，我们这里都是拜师学艺，磕头敬茶可能还没把所有手艺交给你，而国外已经有那么成熟的培养模式了。我现在就愿出资 20 万元奖励一个能到国际上拿金奖的孩子。”面对戴武琦的叹息，作为国内杂技魔术领域的“大管家”，边发吉拿出了具体意见，他建议在现有环境下，国家先拿出一定资金来，“选好苗子，重点培养，配好科研人员、道具制作人员、形体老师等等，音乐编排、舞美设计一体化跟上，先打造出一个两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魔术节目，魔术大师，最起码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、投入进来。” 本报记者 孙佳音

艺术节 · 马上评

从学习英语开始

“英语很重要”，来自宝岛台湾的著名魔术师、魔术评论家罗飞雄说，作为职业魔术师，除了要逐步开拓、打造自己的市场，还要让你的表演走向世界。

魔术是一门艺术，虽然大多数观众可能只把它当作一门手艺活。但其实，技术之外，表演者的语言、眼神、动作节奏，都是构成完整节目的一部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谦在

业内并不是最好的手艺人，但却靠春晚走红大江南北。要成就一个魔术家，除了“技”的部分，更重要的是“艺”。我们的手彩从来都不输世界顶尖，我们的“卖口”（指近景魔术中，表演者与观众的语言互动）也多年来自成一派。

只是当这些节目走出国门，想要到国际上参赛、巡演时，我们的表演，起码是我们的英语就不过关。

练好英语，除了能够让表演更纯熟流畅，更重要的是，能够真正去汲取西方魔术市场

发展的经验。如何包装、打造一个魔术家，如何运作一个成熟的市场，如何让现在玩魔术的一万多个大学生将爱好转化为职业，如何吸引资本助力这个行业不断前行，这都是值得我们向外国同行好好讨教的。

所幸，也已经有了复星集团这样勇敢“吃螃蟹”的，投资收购了太阳马戏团 60% 的股份。要超过别人，先从学习英语开始吧。 孙佳音

西藏非遗 不愁传承

与我们大部分非遗项目面临失传的境遇不同，西藏非遗不仅数量多、品种丰还不愁传承。昨天，在市群艺馆举办的第 17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“爱我中华·魅力西藏”雪域瑰宝——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示会上，来自藏区的藏戏面具制作传承人加央益西透露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还保有相关习俗、节庆等，且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从未“断流”，因而西藏非遗不愁传承。

西藏是非遗大区，除了藏戏和口头传承的史诗《格萨尔王》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之外，国家级非遗有 89 项，自治区级项目 323 个。国家级传承人 68 名，自治区级传承人 350 名。参加此次展览的有唐卡、藏族面具、藏文书法、藏医藏药、金银铸造、编织技艺、矿植物颜料制作等 10 项。来自康巴的加央益西，曾于 1977 年至 1980 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就学，是第二代藏族班学员，因而普通话说说得流畅。他一边修饰着

手中的藏戏面具，一边介绍道：“藏戏面具分不同颜色，红色代表权威人物、绿色面具代表母亲、蓝色面具相当于老生……”

擅长金银铸造的一位藏族美术师，基本不会说普通话，遇到有人询问，他就直接亮出一张说明书，上面有他的名字“次嘎”。在现场，加央益西为乐于交流的同行担任“翻译”，还解释了藏族唐卡画院院长罗布斯达的作品为何受欢迎，他说，除了唐卡是“藏族绘画的杰出代表、藏族的百科全书”外，也与收藏市场的繁荣不无关系。

首席记者 朱光



■ 西藏非遗传承人次嘎在介绍金银器制作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艺术节 · 每日记

本局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，上海的小朋友们迎来了远道而来的以色列“银”舞蹈团。艺术家们让平凡无奇的普通铝管成为了舞蹈的主角，让没有生命的铝管成为了舞蹈的主体，他们滑稽、有趣和令人惊讶的演出深深吸引了孩子，孩子们一个个睁大了好奇的眼睛，时而惊呼，时而大笑……

本届艺术节首次推出了艺术教育板块，艺术节开幕以来，无论是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专场演出，还是刘诗昆和上海琴童的钢琴演奏音乐会，都好比一个个不设门槛的艺术课堂，通过演前导赏、演后谈，以及现场互动等多种形式，为观众提供零距离的艺术启蒙和更为丰富的艺术知识。

本届艺术节的下半程，还有许多精彩的教育活动，如“舞蹈的世界——林林总总的踢踏舞导赏”“雪域瑰宝——西藏文物珍品鉴赏讲座”“改写中国艺术史的考古大发现——马王堆汉墓文物艺术讲座”“信仰的意境——印度美术作品艺术讲座”……艺术节正打造着吸引更多观众的“艺术磁场”。张

艺术课堂没门槛